

TIME
LIFE

HISTORY OF THE WOR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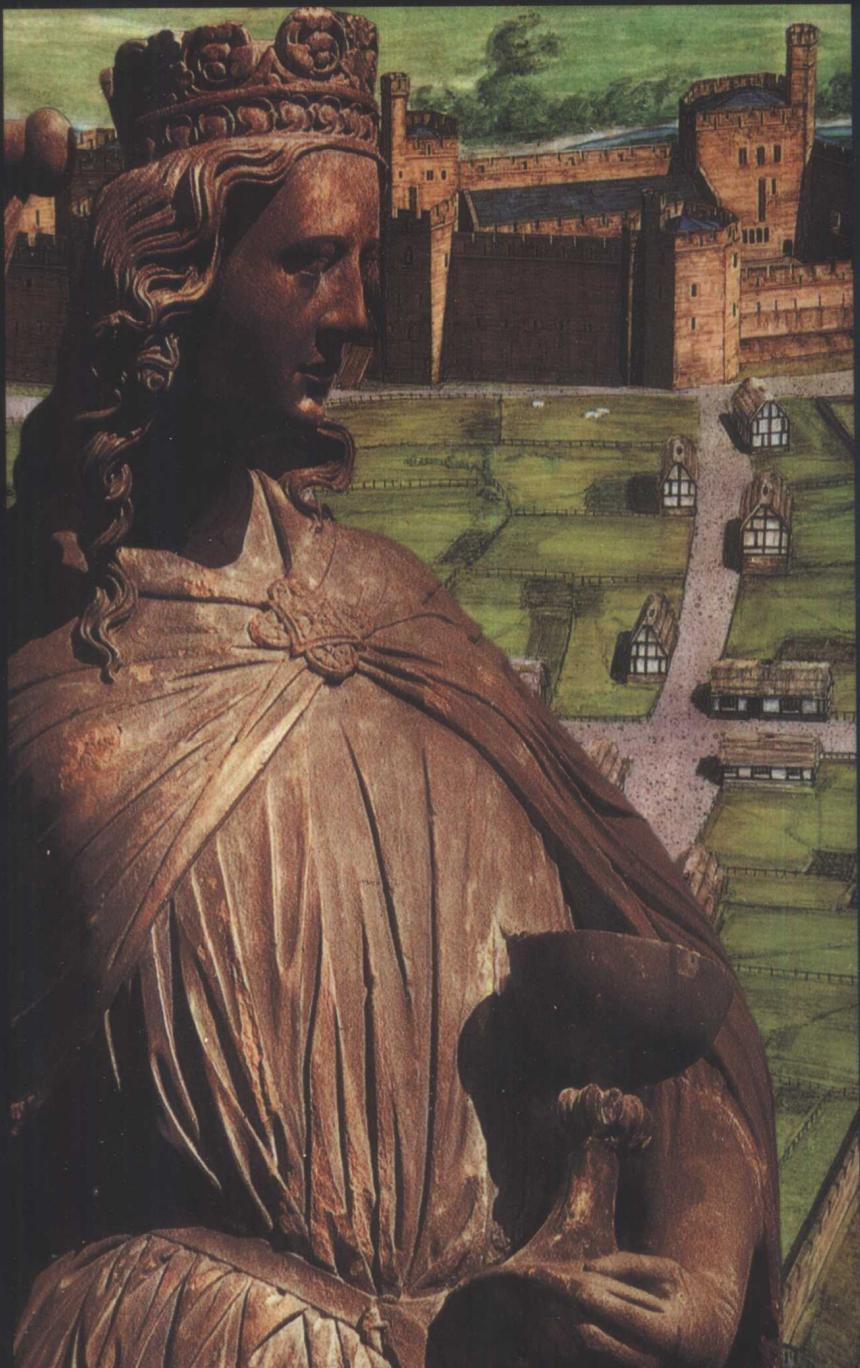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授权出版

人类文明史图鉴

蒙古征服

公元 1200 年—1300 年

大漠中的游牧部落 / 日本幕府的兴起 / 埃及的“奴隶”苏丹
西方的战乱 / 波罗的海十字军 / 欧洲的新君主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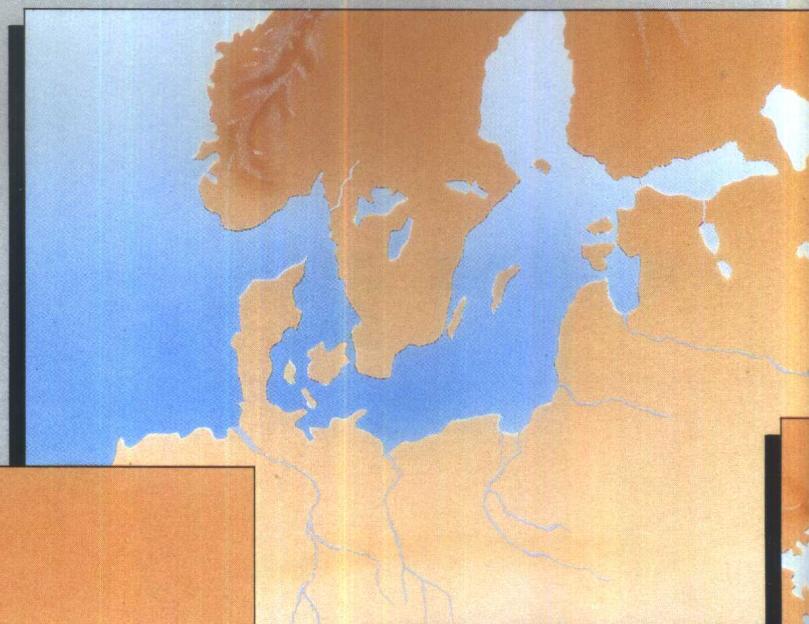


人类文明史图鉴

蒙古征服

公元 1200 年—1300 年

波罗的海



西欧

公元 1200 年—1300 年

中亚和远东



非洲和中东



人类文明史图鉴

蒙古征服

公元 1200 年 — 1300 年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美术出版社

时代生活出版公司

主编(欧洲):苏·乔安纳
欧洲部执行编辑:吉里安·穆尔
策划部主任:埃德·斯凯纳尔
策划部主任助理:玛丽·斯塔普尔斯
研究部主任:亚尼莎·克莱默
副主编:伊尔斯·格雷

时代生活人类文明史图鉴

丛书编辑:托尼·阿伦

《蒙古征服》编务:

编辑:费尔格斯·弗莱明
策划:玛丽·斯塔普尔斯
撰稿:克里斯·法尔曼
研究人员:卡罗琳·卢卡斯(组长)
玛丽一路易丝·柯拉德
审稿:黛安娜·希尔,克里斯汀·诺布尔
策划助理:雷切尔·吉布森
编辑助理:莫莉·苏瑟兰德

图片部:

图片管理:帕特丽夏·默里
图片统筹:阿曼达·辛德利

编辑制作:

主任:莫琳·凯利
制作助理:萨曼莎·希尔
编辑部:塞雷萨·约翰

本卷顾问

概论:

杰弗里·帕克,伊利诺斯州厄巴纳—香彭
伊利诺斯大学历史学教授。
克里斯托夫·贝利,英国剑桥大学圣凯瑟
琳学院当代印度史高级讲师。

西欧:

克里斯托弗·吉文—威尔逊,法夫市圣安
德鲁斯大学中世纪史讲师。
迈克尔·普雷斯特维奇,达勒姆大学历史
学教授。

波罗的海:

埃里克·克里斯琴森,牛津大学新学院研
究员。

中亚与远东:

I·J·麦克马伦,牛津大学日语讲师。
D·S·M·威廉姆斯,伦敦大学斯拉夫与
东欧研究院亚洲部分之俄罗斯史讲师。

非洲与中东:

罗伯特·欧文,《中世纪的中东》著者。

特约撰稿人:

温泽·乔尔顿;约翰·科特莱尔;埃伦·加
尔福特;阿伦·洛西安;黛博拉·汤普森
(文献);斯蒂芬·罗杰斯(研究)。

联系人:

伊丽莎白·克雷默—辛格(波恩);
玛丽亚·文森查·阿洛瓦西(巴黎);
安·纳丹森·安·怀斯(罗马);
迪克·贝里(东京)。

中文译者:

王斌 金文宇 王晋瑞 胡晓飞

责任编辑:

王海利

目录

1 大漠中的游牧部落 9

2 日本幕府的兴起 33

3 埃及的“奴隶”苏丹 59

短论：书稿制作 81

4 西方的战乱 89

5 波罗的海十字军 109

短论：哥特式建筑的鼎盛时期 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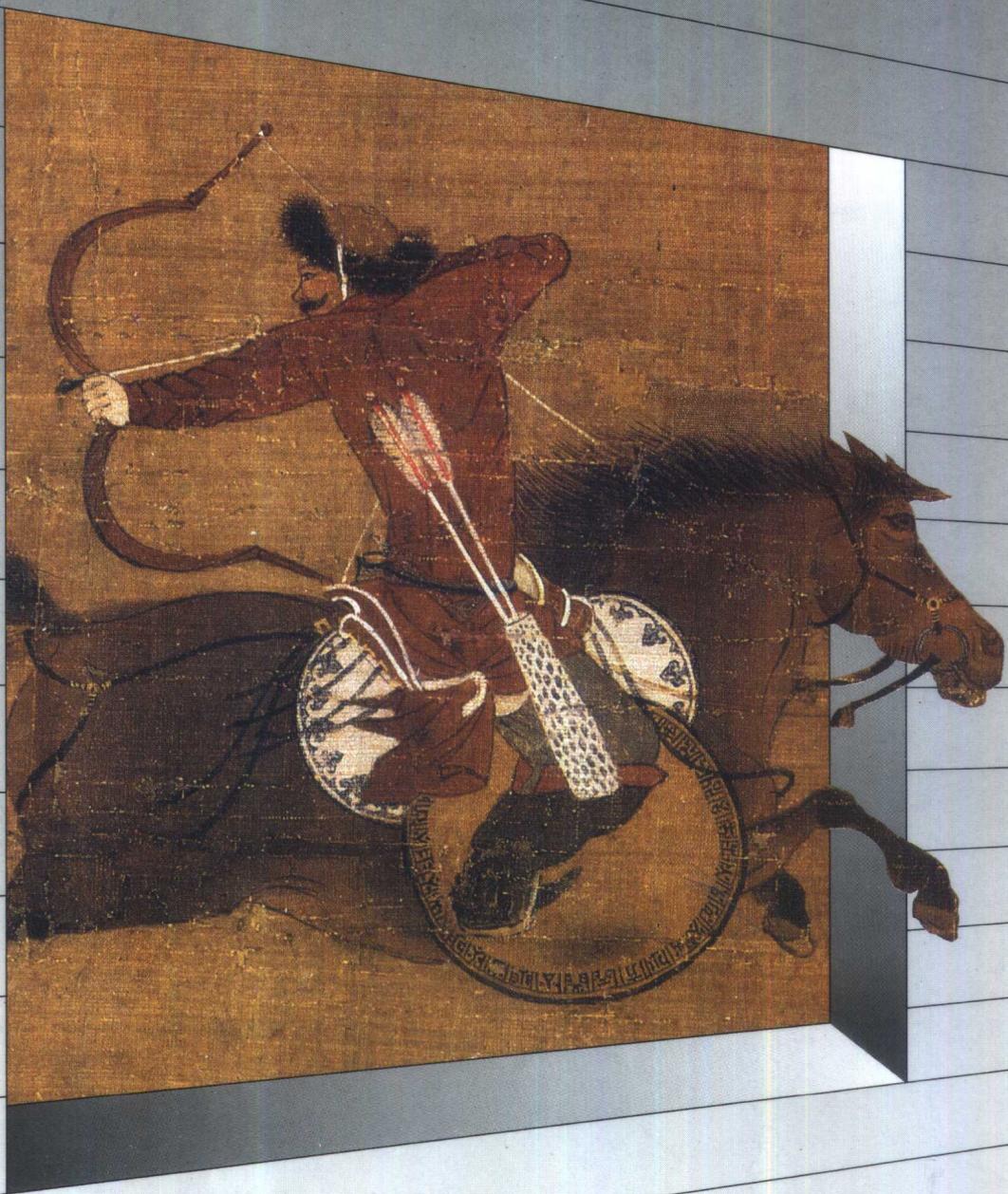
6 欧洲的新君主制 139

短论：一个征服者的城堡 162

大事年表 168

索引 170

参考文献 173



大漠中的游牧部落

“我乃天主的连枷。尔等若非身犯大罪错，天主断不会降诸尔等惩罚如我。”
1219年，蒙古首领成吉思汗正在中亚布哈拉的大清真寺中对难民训话。但是听者寥寥无几。此前他的士兵焚烧了外城，并聚拢居民以作攻城的人墙。30 000守城者全部被杀，幸存的百姓则财物尽失，入侵者若再度攻击，便把他们赶在前面。

自13世纪最初10年起，约50年间，横跨欧亚大陆的诸多城市皆遭受了布哈拉同样的厄运——从东方的中国和朝鲜，到波斯、伊拉克和土耳其斯坦，直到西方的保加利亚、俄罗斯、波兰和匈牙利。中都(今北京)的豪华宫殿被夷为平地；伊斯兰文化的光辉首都撒马尔罕与巴格达遭到毁坏；全俄罗斯最繁华的城市基辅则成为灰烬。当时，为人类所知的世界有一半在这种空前凶残的攻袭下颤抖。

在其帝国之外，蒙古人引起了普遍的恐慌。基督教西方的编年史家马修·帕里斯称之为可憎的撒旦民族。“他们穿越高加索险固的山岩，如同魔鬼般从塔尔塔罗斯地狱中涌出。他们蝗虫一样漫过大地，给欧洲东部带来了可怕的劫难，纵火、屠杀，使之一片荒凉。”匈牙利以西的国家得以免遭此劫则纯属偶然。

蒙古虽未入侵西方，西方正经历的变革却也几乎同样剧烈。在德国、意大利和西西里，神圣罗马帝国的教皇和皇帝因不睦而分庭抗礼。在这场冲突中，当时最具英明远见的君主之一腓特烈二世建立了辉煌的西西里皇廷。1250年腓特烈二世死后，其帝国分裂为若干公国，经6个世纪以后这些公国才再度被统一起来。

与此同时，组成法国与英国的封建领地则走着相反的道路。14世纪初，这两国已初具今日规模，正在体味强有力的君主统治下中央集权政府制的甜头，英国还诞生了民主议会。在蒙古牦尾旗被视为有“鬼怪嘴脸、灰色长须”的恶魔的东北欧冻土地带，基督教骑士团体中的条顿骑士团正在清除波罗的海南岸的异教居民。到该世纪末，这些武装僧侣已在普鲁士、利沃尼亚和爱沙尼亚的土地上建成了一个富强的军事政权。

穆斯林们视蒙古人为“遭天谴的”，其暴行也确实毁灭了古老的波斯与土耳其文明。蒙古军在巴勒斯坦才真正遭遇败绩，取胜的马穆鲁克王朝由突厥裔奴隶兵组成，他们后来把巴勒斯坦建成了伊斯兰文化的中心，其帝国在中东也最为强

于骑马飞驰之际扭身射箭，蒙古猎手的灵活、火力使他们在欧亚战场上成了无敌的草原士兵。作战时，每个蒙古人均携带两张以木为架、构以筋骨的弓，一张近距施射，一张射程300米开外。其箭袋可放多达60支箭，有些足以射穿铠甲，有些头部装有哨子以便发出信号。他们能把弓的一端踩在马镫上来弯弓上弦，并能于驰骋之中按照马速适时放箭，准确命中。

盛。在日本，新兴的武士阶级继把皇权统治搁置一边并建立了军事封建制后，也成功地遏制了蒙古的扩张。

不过，蒙古人在不足 50 年里还是营造了空前庞大的帝国，这要归功于铁木真的军事天才和鼓动才能。从无名酋长到成吉思汗（“大地之主”）之尊，他在神圣使命感的驱使下统一各分崩离析的游牧部落为蒙古民族，创建了足以征服世界的大军。

铁木真出生的 12 世纪 60 年代初，蒙古人只在海拔 900 到 1 500 米高的广袤的中亚高原上活动，西有阿尔泰山与天山山脉阻隔，东有大兴安岭拦路。这片土地又天然分为三级：与西伯利亚冻土带边缘处大森林接壤的巨大的外蒙古北方平原；以连绵约 1 900 公里的戈壁沙漠为主的中间地带；内蒙古的南方草原。

草原以东是西藏唐古特游牧部落约于 990 年建立的佛国西夏。再往东是分地而治的中国——起于满洲的半游牧林区部落女真族于 1115 年建立北方的金朝；南方宋朝已历 200 年，称得上世界最先进的文明国度。

蒙古与中国之间横亘着石筑的长城，自东方海岸的山海关至戈壁沙漠的酒泉蜿蜒蛇行近 2 400 公里。从战略观点看，守军有多强，长城才有多强；有时，入侵者凭借政治骗术或守军将领叛变，也曾无需动武便登上了长城。然而长城的象征意义却从未减弱过。不管王朝如何兴衰起落，在中国人看来长城始终是文明的最后分野：长城外便是野蛮人之地，根本无文化及艺



术品味可言。

同中国人相比，蒙古人无疑粗俗野蛮。宋、金大兴土木建造城郭，农业经济繁荣昌盛之时，蒙古人还是蜗居帐篷的游牧之众，其原始的生活方式要听命于严酷的气候条件。他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马背上。为利用夏季短暂的草木生长期，他们要驱赶牛群、绵羊和山羊北上，漫长难捱的冬季一到又要南迁，以此谋生。沙漠与草原只能勉强养活他们，不同部落之间为生存而交战也就顺理成章了。

一盘散沙般的蒙古各部落总计约有 200 万人，算不得大种族，各部落首领被称为汗，每一部落又分为若干有共同祖先的氏族。历史上他们也曾统一过。12 世纪初，勃儿只斤族的喀布尔汗建立了一个大的蒙古政权，但与金交战失败后统一便灰飞烟灭了。到 60 年代，蒙古人再度分崩离析，部、族之间因数代世仇而缠斗不休。

喀布尔汗的后裔（可能是曾孙）铁木真降生于一个有着权力传统的氏族。据传，他在出生之际手攥血块，因而吉祥如意。但在童年时期他似乎注定要默默无闻。在他九岁那年，父亲也速该族长因为与蒙古塔塔儿部的古老世仇而被该部毒死。随后他的氏族抛弃了他、他的母亲、五个弟弟和同父异母弟弟。一时，在上斡难河的恶劣地区他们挣扎于极端穷困之中，仅以莓果和土拨鼠、榛睡鼠等小动物果腹。

撰写于 13 世纪的《蒙古秘史》是说明铁木真是蒙古族的唯一信息来源。该书成于 1240 年，可能是由当时的一位蒙古大法官所作，书中讲述了铁木真的先祖以及蒙古人的早期生活，并列举了他少年时的种种壮举以突出其勇敢。这位编年史家未说明铁木真的家业如何复兴，但他首先一定是得到了有同情心的族人赠送的马匹和牲畜。对所有蒙古人来说，他们的牧群提供着生活必需品：食物、饮料、衣服和临时毡房。但是没有马就无法放牧。无论战争或平时，蒙古人的成败取决于他们马匹的多少和养马、驯马、骑马能力的高低。蒙古青年不论男女都从小被培养成了骑马好手：孩子学步之前就被捆在马背上并非稀罕事。

作为族长之子，铁木真肯定很早就被教授了骑马之术；3 岁起还要学习使用弓箭，达到立于奔马之上张弓射箭的程度——这种功夫后来使蒙古骑兵在全亚洲所向披靡。

铁木真与其他蒙古氏族尤其是蔑儿乞部宿仇在身，因此亟需精通此类作战本领。他的父亲曾用暴力从该族抢得自己未来的妻子。多年后蔑儿乞部人报了仇，抢走了新娘孛儿帖，把她配给了本族武士。铁木真最终寻到了这些绑架

和图中正在交谈的两个蒙古人一样，蒙古游牧部落在干草原上勉强度日。他们主要吃羊肉、牛肉或野鸟，加上凝乳、黄油与奶酪；他们最爱喝的乳酒由马奶发酵制成。牲畜也给他们提供了原材料，以便做衣服、马鞍、马镫、弓袋、箭袋，甚至建家——把畜毛砸实加油做成的毛毡是造圆形的蒙古包所必不可少的。

者，把他们杀光，接着又打败了整个蔑儿乞部。9个月后孛儿帖产下一子，其父不明，但铁木真还是视同己出，给他取名术赤。

至此，铁木真这个远近闻名的武士和天生的领袖已聚拢了大量人马。他率 20 000 余众，凭借他所具有的杰出智略与极端冷酷着手消灭对手。战胜鞑靼人后，他处死了所有身高超过牛车轴高度的鞑靼男子。大股骑兵打败泰赤乌族后，他把该族首领均活活煮死。铁木真意在消除传统的部族分裂，由他统一蒙古部落，为此便要翦除敢于挑战的敌手。

到 1203 年，铁木真已完全控制了蒙古中部和东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挺兵西进，击败了颇具实力的乃蛮部落，从而征服了草原地区。此外，他还俘获了组织部落联军向他挑战的武士头目札木合，从而巩固了自己的位置与铁木真挑战的。札木合是铁木真的同胞兄弟，曾与铁木真共同对付蔑儿乞部，少年时两人关系很好。但铁木真俘获他后，却丝毫未感情用事，而是令人在札木合的胸口堆放石块慢慢把他压死。这样滴血未出；否则（至少铁木真这样认为），札木合的灵魂会逃走，到一定时期后会再回来缠住铁木真。

如同大多数蒙古人一样，铁木真笃信宗教。他们崇拜的神“永恒蓝天”，是掌管来自北西伯利亚平原的善、恶力量的万能神灵。蒙古人的泛灵教义认为，火、流水和风中居住着强有力地神灵；对这些神灵不得有丝毫亵渎。因此把刀扔进火中，向河流中小便，在流水中洗衣，或只是在流水中洗洗餐具，都是严重的冒犯，要挨打受罚，有时乃至被处死。



蒙古人向各种神灵偶像祷告，最常见的是土地女神娜迟盖，据信她司青草、庄稼与药草；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动物神或图腾（青狼即铁木真家传说中的祖先）。他们也信神遇、梦境和幻像，由先知、招魂人、占星人、术士、巫医等萨满教僧来解析。

蒙古人崇拜祖先之灵，他们小孩子要记住其祖先的名字，不负他们的英名，并把他们的事迹代代相传，这对孩子来说乃是神圣的职责。从这种孩提时代的灌输中，铁木真受到了神圣使命感的驱使，坚信他命中注定要仿效喀布尔汗统一蒙古部落。1206年他大功告成。在斡难河畔的忽里台，即草原所有部落首领大会上，他被拥戴为成吉思汗——众汗之汗，或蒙古民众的“一统君主”。

在45岁时，成吉思汗已非止蒙古民族的至高统领了。由于他业绩赫赫，当时的萨满之长宣布他是永恒蓝天派到人间的代表，是天国的真正福赐，人们也就普遍认为他的使命就是征服和统治世界。对铁木真神圣身份的界定否定了与蒙古旗鼓相当的主权国家的存在，它们都要承认成吉思汗的无上权威。它们可以奉行自己的宗教形式，但其中稍有不从成吉思汗命令之处就会被视为违逆天意。

据载成吉思汗曾说过：“人之最大快乐乃是胜利：征服敌军，追其人众，夺其财产，拆其家人，驭其马匹，淫其妻女。”然而他并非只是一种破坏力，他还是一个天才的军事家，依照蒙古人的标准又是头等的管理者和立法者。他不仅建立了当时最高效的战争机器，而且在国内化混乱为秩序和团结：自相残杀的世仇争斗陡然停止了。原有的对本部落的效忠被对统一的人民和君主的忠诚所代替。以成吉思汗及其亲属为顶点的新的权力金字塔被树立起来，下面是约95名统领下级指挥官的高级将官，负责各自领地内的法制、税收与征兵事务。

同时，成吉思汗下令记录全部法律案件的审理过程，结成案例，以此作为法官断案的根据。这些案例规定了蒙古民族的至高道德标准，包括禁止世仇血斗、通奸、鸡奸、偷窃、作伪证、叛变、行妖术、不遵王命及在流水中洗浴——最后一点体现了蒙古人的泛灵信仰。违犯者大多被处以死刑。不过，这条法令则较为宽和，因为只要承认大汗的最高权威，任何人不得因其宗教信仰而被处死。

成吉思汗训练有素的新型蒙古民族完全是为战争而建的。它不是建立在农业定居点的基础之上，而是把游牧猎人群体分为百人、千人、万人的军事制单位。这些人生性好战，他们不为物质财产操心，也无需腾出时间进行耕种收

割。世仇争斗的历史也使得战争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蒙古人不作战时也在为战争而训练。成吉思汗有一次宣布，“蒙古人无战事时要投入到狩猎中去。其目的不只在追逐猎物，更在训练兵士，使其气力不衰，弓马不废。”因此，每年冬季，所有强壮的蒙古人都要准备进行一场大围猎，方圆数千公里，人数成千上万。这种年度盛事不只为接下来难捱的几个月储备了肉食，而且也可当作精心策划的军事演习。猎手们被编成团队，依据表现得到个人能力评价。

对表现突出的年轻猎手——武士来说，最高嘉奖就是被提拔到 10 000 余人的精锐专职部队——大汗的御林军中去。作战时，御林军总是分布在队伍中央，只在不得已的最后一击才出动。其成员因武艺高超而备受尊敬，据信每个人在紧急时都足以统领任何兵马。

以上是蒙古人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方面。王族直系亲属之外的提拔一律视功劳而定，功劳又因军事才能而定。成吉思汗杰出的用人才能也很重要。他的儿子——术赤、窝阔台、察合台和拖雷都受过指挥训练；其所选的将领也都才能过人，忠诚不二。

大汗即帝位一年尚不到便聚拢了几十万人的军队，个个纪律严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1207 年，因国内牧场不足，骨子里嗜战成性的这些新近编制好的蒙古游牧人转向扩张，冲出了草原。他们凶猛无情，挟台风之力扫过西夏唐古特国。接下来，他们为金朝的巨大财富和其都城中都所诱，径直穿过戈壁沙漠东进。

他们面前躺卧着无垠的稻米平原，属世界上最富庶的农业区之一，平原上座座雄伟的城市拥有当时最先进文明的艺术与科学奇迹。但是蒙古骑兵游牧成性，并未想想占据这片丰饶土地的种种好处。他们过不得定居的生活。他们为占领而征战，为一时缴获战利品而征战。

不过，蒙古人远非愚昧的野人那样只知动用蛮力。在野外打仗时他们老谋深算，分成三路进军，反击前佯装撤退。他们精明地与金国边界的非蒙古部落结盟，巧妙地利用间谍、中立商人和不满的中国官员收集情报。而且他们会利用从敌人处获得的新材料和技术加强自己的战争机器。最重要的是，在被俘虏的中国技师的帮助下，他们获得了围城的手段：射石机与投石机等投射石块的大机器；装在竖直架子上的巨大的弩；可装在长弓的竹筒火箭里发射的黑火药。

然而，最初缺少攻城器械是蒙古军的一大弱点。在西夏国他们曾被其都

城宁夏这一堡垒长期阻滞。同样，难以应付的长城也曾让他们止步不前。成吉思汗在北方的野狐岭虎视眈眈有两年，金帝则纳礼拖延。大汗要的更多，得到的也更多：1 000 名青年男女，3 000 匹马，大量黄金、珠宝和丝绸。后来，他一听说金国皇宫在黄河边的开封设了总部，便下令全线出击。

蒙古部众完全靠人多突破了长城，攻守双方都付出了惊人的代价。1215 年 5 月，他们攻入中都的城墙，帝都变成了废墟——宫殿被抢得空空如也，所有房屋被夷为平地，全城人口所剩无几。用蒙古人自己的《秘史》中的话说，这是一场“辉煌的屠杀”；其纪念碑，如同后来的旅行家们所描绘的，是堆积成山的人骨和马骨。

留在中都的金朝官员只有几个幸免于难。其中有一个 25 岁的耶律楚材，是有着蒙古血统的贵族，其尊严之态和对金之忠给成吉思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汗因此予其职位在身边陪侍。这个年轻的士大夫被接受后很快成了成吉思汗的一名主要谋臣，对蒙古领导层起了节制的作用。他劝阻了不必要的破坏，建议不要把北中国的耕地变成牧场，并阐明了如果农业与采盐业、金属采

典型的蒙古包如图所示，直径约 4.5 米，由柳树杆和格子块与生牛皮捆在一起做成，再蒙上几层油毡。层数依天气而定；最外层经常用石灰或骨粉刷白。里面地上铺着毡子、兽皮或毯子，格子上装着牛角以挂肉和武器。一家之主一律面南而坐，正对着蒙古包的入口，坐在中央炉子后的椅子上，女眷在东，男眷在西。大多蒙古包搭起来都很快，可由驮马载着，但是大将用的有时太大，要一直竖着，大牛车才运得走。

